





# 晚安

刘伟鹏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安/刘伟鹏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80 - 8687-3

I. ①晚…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0837 号

## 晚安

---

作 者 刘伟鹏

责任编辑 刘晓冰

责任印制 顾瑞清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20 1/16 开

印 张 25.25

字 数 524 千字

定 价 39.80 元

---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 目 录

第1章 .....	1		
第2章 .....	14		
第3章 .....	36		
第4章 .....	64		
第5章 .....	79		
第6章 .....	95		
第7章 .....	103		
第8章 .....	120		
第9章 .....	130		
第10章 .....	143		
第11章 .....	158		
第12章 .....	174		
第13章 .....	193		
第14章 .....	208		
第15章 .....	217		
第16章 .....	228		
		第17章 .....	240
		第18章 .....	247
		第19章 .....	260
		第20章 .....	272
		第21章 .....	294
		第22章 .....	310
		第23章 .....	319
		第24章 .....	328
		第25章 .....	346
		第26章 .....	360
		第27章 .....	378
		第28章 .....	386
		第29章 .....	391

## 第1章

彩排从七点开始，过了七点三刻，还在第一个节目上耗着。这个节目本来是第六个，但因为前面五个都各有各的问题，只有这组人员规规矩矩守本分，所以导演田有鑫就让它先上了。其实田有鑫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节目，都是因为朱炳文在，田有鑫才给这个节目多挤出来一段时间，由着他们在上面折腾。而问题又是出在朱炳文这里。朱炳文在戏里有句台词，说的是“上帝说，要有光”，他一出口，就成了“上帝说，要有汤”。田有鑫帮着纠正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大家伙儿知道这是天生的，也并不埋怨。朱炳文的一帮好脾气的队友，每次演到这儿，就自觉地退到一边，等他捋顺了再聚拢过来，有时等的时间长，就在旁边组成小队，由人领头做广场健身操。可是今天他们不能乱动，今天不同往日，今天大家伙儿都上了妆，形式要正规一些。再说台下还有一堆人候着，那些人现在已经不耐烦，开始在说话起哄，要不就去主持人那儿唠叨，要求把这个节目先停了，让其余的先来。田有鑫在台上盯一会儿，就下面来做做工作，让大家少安毋躁，说要是实在无聊呢，就拿副扑克玩玩牌，不过声音不能太大。这样，有几个匆忙赶过来的演员，以为会挨导演的训，没想到刚进场，就又有新娱乐项目可玩。一会儿他们就忘了自己的问题，随大家一起批评起台上的演员来。

这场文艺演出是柳方小区迎奥运系列活动的第一环，担负着开路先锋的职责，所以这一炮必须要打响，这是演出总导演方敬业给导演田有鑫下的死命令。

一般人理解，为什么有一个导演还要有一个总导演？这与柳方小区迎奥运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规划有关系，柳方的迎奥运工作分为四环，这四环又被归纳为“两高两美”，即热情高环境美、素质高心里美。体现这“两高两美”需要有大量的实际活动来支撑，方敬业将它们视为一个大演出，文艺演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具体任务由田有鑫执行，因此方敬业是田有鑫上面的总导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方敬业的热情高，他提出了整体策划的构想，并且是文艺演出的主要赞助方。

田有鑫有才能，他的思维很缜密，能把关系处理好，方方面面都做得很独到，是一个有想法的合作者。按说他和方敬业搭档应该比较好的组合，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田有鑫也有自己的团体，他也是个带头人，不会甘心居于方敬业的领导之下。这样两人的关系就有意思了。

方敬业和田有鑫他俩都是小区的头面人物。方敬业以前是国企老总，现在大家还管他叫方总，他自己对这个称谓很尊重，平时打电话，开头介绍也说“我是方总啊”，遑弯时碰到其他老头儿打招呼，他多半是点点头就过去，偶尔见他停下来抬手打个招呼，甚至要微笑同人讲两句，那肯定是刚刚在家受了委屈或遭到了孩子们的奚落。在伙伴们当中，方敬业只肯跟田有鑫认真地交流，那是因为田有鑫表现出了相当的实力，可以和他分庭抗礼，方敬业需要一个这样的对手，不然他会觉得越来越提不起精神。

田有鑫退休前在报社工作，做到了副总编的职位，各项能力是没得说的，再加上他自认为文采风流，属于锦心绣口的人物，与方敬业大大哈哈的做派，不在一个档次。他觉得总导演这个虚职其实是哄着方敬业玩玩的，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方敬业有钱，能给演出赞助，让他顶个职高兴高兴也行。

方敬业态度谦虚，逢人就说请老田当导演，是因为老田专业，能把事儿办得漂亮。可是这话传到外面，意思又是两解，一种说法是方总谦虚，知道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来；还有一种呢，就说是方总认为田导比自己低一级，田导当然要为他所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大伙儿都留意看着，看方敬业和田有鑫两人怎么办，都坐等他俩掐起来。但过了一阵儿，大伙儿发现这两人相互很尊重，都是一副干事情的样子，于是又转了说法，说方敬业到底自己拿不起来，这种事只能田有鑫玩儿；也有人说还是方敬业厉害，让田有鑫服服帖帖的，到底是当老总的人，玩人玩得转。

其实他俩身边的人都很清楚，知道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儿。方敬业这边有经济实力做后盾，做事不免趾高气扬，不太顾及大家的想法，会让一些老头儿看不顺眼。田有鑫呢，作为小区的杰出人物，自然有为弟兄们出头的责任和义务，再说文人嘛，自古有抱打不平的侠客情怀，觉得小区里只有他能和方敬业抗衡一下，他不站出来谁站出来？他身边的一帮老哥们儿，也极力撺掇，让他担负起打击方总气焰的重担。花婆婆们欢欢喜喜看这两个人物斗嘴，自己的生活平添了很多乐趣，她们是裁判的标准，又有裁判的义务，判决的结果又能激发二人的斗志，只是这裁判不怎么专业，常常会给两边儿支招，有时看到哪个落后，还会想着怎么帮他建议一下。田有鑫和方敬业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下进行较量的，其困难度并不亚于他们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斗争。

田有鑫有个得力帮手，就是朱炳文。老朱和老田，两人常在一起搞些什么诗会之类的活动，把以前没人用的文稿拿出来相互恭维一下，获得一些乐趣，再发点儿时运不济的感慨，彼此就当成了知己。两人以前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可性格却相差很大，田有鑫做事能忍，喜欢讲究策略；朱炳文呢，脾气不好，遇事儿缺耐性，喜欢掺和事儿却又说不出个名堂，遇上同样没有耐性的，两人就会掐起来。他说话时总低着头，老太们因此就不大爱他，特别是他和田有鑫一起出现，对比更加强烈。田有鑫说话有条理，喜欢作郑重其事的分析，并且他的分析都很有道理，能讲出事情成因和结

果，还能预测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朱炳文，前面说了，他确实存在一些不足，有不足也没关系，大家并不介意，问题是朱炳文有缺陷还喜欢说，那就是他的不对了，因此他常常搞得大家为了忍住笑而肚皮发痛，伤害了人的精神和身体，这让大家很不乐意。朱炳文因此生了很多气，却又找不到出口，只好拿小区门口的中介和快递出气，这下可好，他原来群众基础就薄弱，现在到了节假日，他更是孤独得连个房产中介的祝福短信都收不到了。

朱炳文的最大特点是对立意识强，他脑子里总有一个假想敌出现，比如他和田有鑫在一起，他的敌人就是方敬业；在他居住的楼道内，他的假想敌就是楼里的其他人。他天然有这个本事，能用最有效的方式与人确立敌对关系，并用最短的时间让这种关系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他虽然在小区名气没有田有鑫大，但在小区之外，他却小范围地出过名。有一阵儿流行拍客，小区老头儿老太都拿着DV上街找素材，然后自己制作传到网上去，有人的作品还获过奖，所以越发引起其他人的兴趣，以至于柳方小区网上论坛的摄影和摄像作品成了特色，被传统媒体竞相报道。起先大家拍的都是“新风尚”、“新文化”或“老传统”，以好人好事和能事趣事居多，后来因为参与人数增加，周边资源又有限，竞争激烈，所以大家才开始放开思路，把触角伸向了身边的普通人。朱炳文以前的头发是三七分，骑车的时候总有一缕搭在前面，遮住眼睛，他只能蹬一脚甩一下，这样一路蹬一路甩，养成了习惯，结果有人在他骑车那天给拍了下来，做成视频传到了网上，大家传来传去，就传到朱炳文那儿了。朱炳文一气之下，把头发剃成了秃瓢，亮起硕大溜圆的脑袋。剃了光头也没什么，大街上没头发的到处都是，可是朱炳文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三五天刮一次，让脑袋光光亮，他是自那次剃了之后就任头发一直这么长着，跟野草一样纠纠挂挂搭在头皮上，这使大家对他行事乖戾的印象又坐实了几分。

这次演出，朱炳文有两个节目，一个是近景魔术，由他一个人完成；另一个就是现在正卡在这儿的小型情景剧，他在里面出演调解人的角色。朱炳文参加演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帮田有鑫现场出谋划策。田有鑫尽管荣任晚会导演，可是大部分人都以为实权派是方敬业，因此他俩认为只有在实际操作中下些功夫，才能赢回几个点数。

他们这么安排起到了一定效果，这次节目的质量比以往都高。其中几个节目，都到了专业级水平。上一次全体排练，有区里的领导来看，领导就对一个叫《花郎与新娘》的节目格外感兴趣，都已经说过了，要邀请它参加区里的文艺汇演活动。“花郎”们现在正规规矩矩地在后面候着，“新娘”不允许他们乱动，不能像其他业余队伍一样上蹿下跳。演新娘的演员姓杨，叫杨萍，杨萍年轻时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这些年虽然从一线退下来，但功夫没有落下，身材也保持得好。她主演的这个节目原名叫《英雄好汉闯情关》，讲的是旧社会轿夫与一位大姑娘的爱情故事，后来让田导给改了名字，田导最看重这个节目，他鼓励花郎们说，演出好不好，全看舞蹈，整台晚会其实也就看你们这一个亮点，其他都是陪衬。老头儿们受到鼓舞，十分配合地接受

摆弄，对杨萍给他们设定新造型也不抗拒。现在整个会场就数他们最精神最利索，坐那儿跟别的队完全不一样，特显专业范儿。这正是杨萍所希望的，杨萍在打造团队形象方面没少花工夫，光是头发就换了好几个造型，现在她的队员们一水儿的中分，头发少的也拿摩丝往后定了型。头发的问题在组队之初是个大问题，杨萍理想中的样子是全部剃光头，后来发现难度太大，老头儿的婆婆们都表示反对；后来又想到去借道具，每人戴头假发，但这也有问题，因为每个老头儿的脑袋大小不一样，各种型号配不齐，有的头小而假发大，转圈时站不稳，往前后两边踉跄，假发会掉下来。所以最后统一了中分的造型。既然是中分，那么头发多不多，就是选演员的首要条件了。这样一来就把一大半的老头儿给剔除出去了。有的老头儿十分愿意和杨萍共舞，奈何条件不允许，几次争取无果，也只能徒自伤悲，看他们排练也只站得远远的。剩下硬件过关的，要么是从来没有上过舞台，要么就被家里的婆婆管得严，不允许在外面扭腰耸屁股，担心他借机往婆婆堆里扎。八名轿夫挑来挑去，光海选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好在小区老头儿多，可供选择的基数大。但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与杨萍一起演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杨萍是专业出身，本身条件好，因此要求就高，她在台下和大家玩得很好，在台上训人那可是不留情面的，一般人没两下子，根本应付不了。最终定下来的几个老头儿，都是忠勇可嘉、任劳任怨的。田有鑫又以此鼓励他们说，你们八个，是战胜了其他选手杀进来的，他们都是你们的手下败将，条件如此苛刻，你们还能脱颖而出，这说明你们自身的潜力无限。你们中间有人没有跳过舞，这没有关系，这恰恰也说明你们身体里的潜质以前没有被发现，现在通过这个机会挖掘出来，正好发挥一下，还不算太晚。老头儿们受到鼓舞，精神上饱满膨胀，但田有鑫说的潜质却一直不肯露面，它也许是藏得太久，自己把自己给忘了，或者是迷了路，在身体里绕来绕去找不到出口。老头儿们找不到它，杨萍帮着挖了很久，也不见它的踪影。潜质挖不出来，身体里其他东西倒是出来不少，比如风凉话、不耐烦，还有嫉妒，等等，这都是以往大家在一块儿玩时没有见过的东西，这回都挖出来了。花郎里有个外地来的老头儿叫石三民，石三民以前连舞台都没有上过，这回是因为顶另一个人的缺，才临时入选的。退出的那位和另一个老头儿在开练头天就拉伤了筋，他们回去后又被屋里婆婆埋怨，说一把老骨头跳得这么起劲是为什么。谁知话传出去，就成了婆婆责备老头儿，说他们不该在杨萍面前表现，把大腿都拉伤了，话再传回来，到婆婆这里，婆婆就真生气了，再不允许老头子去跳。杨萍没办法，找田有鑫帮忙又物色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石三民。石三民身体条件还可以，头发还有一大把，转圈也不晕，问题就是他的乐感跟不上，动作不协调。因为他是后加入的，就好像乘公共汽车后上的一拨没座位的要被先上的一拨警惕轻视一样，遭受了很多嘲讽。杨萍想让他跟上节奏，又想这个节目演好，当然会在他身上多花工夫，这样又引起其他老头儿的愤恨，但越是这样，杨萍反倒越愿意教他。石三民感激杨萍的盛情，给她送了几瓶儿子从日本带回来的鱼子酱，杨萍回送了一瓶野生蜂蜜作为回礼。



《花郎与新娘》一路弄出这么多风波，已经足够吸引到大家对它的关注，因此成为此次演出最受期待的节目。另外还有几个节目也是大家期待的，一个是杨萍好朋友徐嘉玲的独唱。杨萍和徐嘉玲两人都是晚会的焦点人物，但徐嘉玲和杨萍不一样，杨萍的舞姿虽说有身体条件等天然因素在里面，但更多的是她长期练习的结果；徐嘉玲则全靠天生的感觉，她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天然嗓子好，随便一唱，就把那些勤学苦练的人气得要哭。徐嘉玲的拿手曲目是《映山红》，她只要拿起话筒唱出第一个字，下面的人保准要跟吃了冰一样会激灵一下，以至于后来大家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她开口，观众们都会跟着一起“耶……”，她的声音就是好听。另外大家也爱听她说话，她说话更有意思，比其他一些正儿八经排练的相声都强。不过现在徐嘉玲去了外地，参加不了今晚的彩排，她的节目档空在那里，就像是一个黑洞一样的漩涡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另一个节目，大家也等着看热闹，那就是晚会的金主方敬业的曲目。方敬业给晚会弄到了钱，他就相当于出品人，出品人别说自己出演个角色，就是安排几个演员或者有些什么别的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在方敬业对文艺的爱好比较纯粹，他喜欢唱歌，有一副好嗓门，开口就嗡嗡响，这和他年轻时的军旅生涯有关系。有个说法说他当兵时练就了两项本领，一是嗓门，二是腿力。他以前在山里当兵，当时的通信条件没有现在好，近的基本上靠吼，远的基本上靠走，他们搞对象也靠边走边吼才能说说话，不然等找到对方山头，太阳都下山了。后来这两项本领带到城里，也被他发挥出了优势，遇到晚回家叫门不开，一脚过去，就能解决。有时听到他们夫妻俩在走廊里对话，声音大得能把满院的人都叫醒，一打听，原来方夫人也从山中来。方敬业的老家在山西，据说就在黄河边上，这从他以前报的歌曲中能找到根据。以前他参演的节目，不是《黄河颂》就是《黄河黄》，把黄河给唱遍了，并且还有消息说他最爱打黄河腰鼓，说他转业进厂，啥都没有，就靠一场晚会上打腰鼓打动了领导，才一路高升的。这些当然都是笑话，并没有真凭实据，不过他家里倒真是有几张定妆照片，红巾白袄的可带劲儿了。方敬业这次报的曲目还是《黄河怨》，上回他在这首歌上栽了跟头，看来一定要在这里找回来。上回小区搞区庆，请了几个明星助阵，其中一个和方敬业相熟，表演节目的时候一定要约方敬业上台合唱，当时两人唱的就是这首《黄河怨》。但节目演出的时候出了点儿纰漏，场务没有把伴唱带好，临时从网上下了一首快三舞曲顶数，方敬业以前没听过快节奏的《黄河怨》，结果硬是没找到调儿，前奏放完好一会儿他还愣在那儿，一开口就给唱劈了。亏得女歌手有经验，扶了他一把，带他找回了原路。所以一曲《黄河怨》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次正逢盛会，场面比区庆更大，意义也更非凡，选择这个场合复出，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为了跟上次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他还从音乐学院请了个学生当老师过来指导。老师建议，对节目进行重新编排，搞成大合唱的形式，前面有舞蹈，有朗诵，然后再是领唱，这样显得有气势，又专业。方敬业深以为然，马上着手实施，但是舞蹈演员不好找，小区里的广场舞团队肯定胜任不了。杨萍也说，如果前面这段舞不是专

业级别的，那还不如不跳，跳了还反倒会起到坏作用。而如果从外面请专业演员，不光开销大，还会被其他节目组说三道四，因为晚会是要评出一二三等奖的，大家首先要求的就是公平公正。杨大妈自己要演新娘，她分不开身来，最关键的是她从心底认为，这段舞除非她跳，否则谁都不够格。方敬业听从建议，把舞蹈环节给去掉，对合唱队的人员作了扩充。他在头次排练之后就发现，人数不足，不足以显出气势，黄河排山倒海的画面只能靠人山人海的阵势来体现。他和老师一商量，把歌曲换了个名目，改成了柳方社区党员大合唱，这样只要有党员身份的同志就都可以加入进来了。大家了解方总的办事方式，知道跟他混总会有好处，所以招生范围一扩大，马上应者云集，人多得活动室的桌椅都要腾出去几只。人一多，声势马上壮大起来。老师设计的形式也不错，女声站前两排，男声站后两排，朗诵完毕之后，前两排的女声自然分出一条道，等第三排的方总走出来，站到话筒跟前，队伍再合上。方总唱完自己的部分，老师一打手势，队伍再度分开，方总归位。按照这个套路来，方敬业是有信心和《花郎与新娘》一决高下了。

朱炳文好歹是通过了。他们的节目一下台，其余的就简单了，一个个按着顺序来就行，不到半点钟工夫，就过去了一大半。《花郎与新娘》是下半场的重头节目，现在还没轮到他们，杨萍端端正正地坐着，其余的老头儿也没有歪东倒西，一个个正襟危坐，甚至连对台上节目的品评交流都很少有，他们作为现场的职业道德模范，已经被田有鑫点名过好几次。其余节目组的成员并不因为有模范在侧就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跟赌气似的更大声地说话，好像达成了共识，要用这样一种声势向模范们示威。他们人数上占优势，加在一起就可以抵消品德上的差距，现在这些人结成一圈，已经对花郎形成了包围之势，使花郎在喧闹声中看着跟被孤立了一样。好在方敬业的节目马上就登台了，这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让他们把对积极分子的不屑发泄到了对资产阶级的不满中去了。

方敬业的队伍在台上站位的工夫，台下就有老头儿在喊，嘱咐方总这次不要把调门起高，还有老头儿问前面指挥的小伙子是谁，说，怎么不认识，当知道是从音乐学院请过来的之后，就有人抗议了，说，这不行，不能请外援，要是能请外援，早带一个团过来了。一拨人跟着起哄，就把指挥的事儿起哄成了一个问题。方敬业懒得和他们解释，让队伍按既定程序进行。他这样轻蔑的态度彻底激发起大家的不满，有的直喊资产阶级不能搞特权，要一视同仁，和大家一样。田有鑫见状，不得不过去和方敬业商量。方敬业也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他把队伍召集到一起，说，有人在提意见，认为我们有外援，赢了也不光彩，所以他决定重新选个指挥，请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毛遂自荐，也请大家伙儿相互推荐。

合唱队员们本来只需要和和气气地唱好自己那部分就行，现在突然要其中一个跳脱出来，站到前面，对着队友，拿棒子指挥他们，这首先在心理上就过不去。并且躲在人堆里，只要样子装得好，唱得好不好，谁都不知道；要是站到前面，几十张嘴巴

候着，等着自己来安排，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张、什么时候合，这个责任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最关键的是背后还有一大堆人盯着，这拨人最讨厌，不知道他们会在背后说什么，叽叽喳喳的，肯定没什么好话，到明天还不知道会编排成什么样子。所以台上没有人吭声。

方敬业见无人回应，还有点诧异，他以为这么光荣的任务大家应该是抢着报名才对的，要是在当兵那会儿，能有指挥队友的机会，早抢得打破头了。他听到台下现在安安静静，转过身来看看，又看了看他的合唱队员们，大概了解目前是怎样一种形势了。

按说，这时候田有鑫应该站出来，由他来缓和一下气氛，让方敬业和队员们能有个松弛的氛围来解决问题。可田有鑫就在那儿看着，他什么也不做，他站在台角那儿不像是一个导演，倒像是个监工，多亏有他带头，台上台下现在跟伏击似的安静。台下有几个老头儿笑眯眯地想说话，往台角田导那儿看看，都不作声了。

方敬业觉得有必要讲两句。他看了田有鑫一眼，往前面走了两步，队员们知道他有话要讲，都把手放到了该放的位置，他们暂时可以放松一下了。台下的老头儿老太等方敬业站好，也松了口气，借机调整了一下坐姿，把刚才憋回去的几声咳嗽也释放出去。有带了茶壶的，赶紧“吱溜”一口，这声音划到旁边，引起抽烟的喉咙痒，拿出来点一根，又让隔壁的女士喝止，坐后排的老头儿又帮着老太起哄，踢前面的椅背喊着把烟掐掉。

一时间会场气氛缓和下来，方敬业也开始讲话了。

“我们革命的队伍个个要牢记，为人民服务是一切的宗旨，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光荣的事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要求我们的同志们，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同心协力把工作搞上去。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现在我要讲第二点。这第二点是最难的，它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它叫畏难情绪。我们的队伍就存在畏难情绪，这怎么行呢？我们革命的队伍，应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们赶走了帝国主义，搬走三座大山，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呀同志们。”

现在方敬业马上要讲第三点了，关键问题也在这第三点上。方敬业讲第二点的时候，扭过来向身后的同志们看了好几眼，这等于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这一点指的是他合唱团的同志们。而他在第二点上所做的动作为第三点做足了铺垫。他有个习惯，凡事喜欢讲三点，有时超过三点，也捏巴捏巴糅合到一起，装到三点的框子里头去。因此有人叫他方三点。小区老头儿都知道，配合三点发言，他有三个固定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伸大拇指，表示明确第一点；第二个动作是伸食指，同时大拇指弯曲，表示第二点成立；第三个依此类推，伸出第三根手指，同时食指收工。这个动作往往引起大家的愤怒，因此每回方敬业在讲到第三点要做出动作时，前排的老头儿就往两边侧一侧身子，好像这么一转，就能把这一指让到后面去。后面的躲避不及，只

有两手抱胸，低头不理了事，用的是“眼不见，不为实”的对抗方式。也有采取报复方式的，两根中指竖在暗处，像腰里别了两杆枪。这样方敬业每回是一杆枪对几十杆枪，在数量上吃亏，不过好在他竖在明处，虽然只一根，但像旗帜一样鲜明威风，余者数量虽多，终究遮遮掩掩，不上台面，不成气势。现在眼看方敬业要讲到第三点，大家各自准备起来，田有鑫也把头转过去，假装不看，但是方敬业叫住他，以他为目标方向阐述了几个观点，还问了他“是不是”。田有鑫没有听到前面的几句内容，只好说“是是是”。他的回答并没有使事情完结，方敬业请他到前面来，要他就这个观点给大伙儿讲几句。在田有鑫前往舞台中间的过程中，方敬业的情绪还未平复，因此他的第三根手指也一直竖在空中，这样看起来，田有鑫一步一步地走，像是受到它的召唤。

合唱团队伍中，只有居委会主任向伟民好像有过一点指挥方面的经验，不过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大家僵在这里，被逼得没有退路，脑子里的细胞都被激活，伸出来许多勾勾爪爪，往远处、往深处扒东西，一会儿就把向伟民的底给刨出来了。

向伟民慌忙摇手说，不行不行，幼儿园里玩的一点儿东西怎么能充数？不能够的。

可是扒他出来的那位却十分自信，说，那哪里是小儿科，我们还不知道？你是专业型的，参加过全国合唱比赛，是全国还是全市？参加过这个，在前面指挥，没两下子怎么行？是不是呀，向主任？

说话这位是向伟民的下属，名字叫林玲，和向伟民在一个科室，算是向伟民的身边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林玲的话具有可信性。林玲再说到几个细节，大家便直朝她点头，这点头既是肯定了她的发言，也是肯定了向伟民的指挥位置。

向伟民恨林玲记性这会儿这么好，平常交代她的工作，常常是上午忘到下午、下午忘到明天的。他又不好说自己是开玩笑或者吹牛皮，关键是他说大家也不听，大家现在都不看他的慌张辩解，背过脸就拿点头当做投票了。

全票通过。向伟民承担重任，方敬业十欣慰，他过来对向伟民表示祝贺，说，党员带头，领导带头，直接向他打保票，保证经费的事这周一定解决。

按照年初的规划，柳方小区的迎奥运文化建设活动分成好几项，除了文艺汇演之外，还有书画、运动和环保工程。现在文艺汇演先行，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但是花钱也快，还没到正式演出就把经费花去了一大半。向伟民前两天一算账，发现钱撑不到书画比赛开始，于是找田有鑫商量，一是请他花钱紧一点儿，再有就是想让他帮忙看看能不能找地方开点儿源。田有鑫直接威胁要甩手不干了，他反过来给向伟民算了一笔账，把向伟民说得哑口无言。最后向伟民没办法，只有去找方敬业。方敬业听说自己赞助的一万块钱已经花得没剩下几个，惊讶于他们的花钱能力。向伟民拿田有鑫给他算过的账又给方敬业算了一遍，说，道具、服装今年都涨价，外面吃饭也贵了不少，这么多节目，排练完吃个工作餐也不过分。他的意思是，你这笔钱，能撑到现

在，已经不错了。方敬业很生气，说，排个练还要吃什么饭，还要聚什么餐，当兵那会儿，都是饿着肚子唱歌，去食堂打俩馒头就行了。两人谈得不愉快，向伟民回来又给节目组发通知，说今后排练没有工作聚餐这一项了，大家都回家各吃各的。这下又引起演员们的不满，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的不尊重，想给吃一口就给吃一口，不想给就拿棍子赶，这样的态度能拿出什么好作品，尊严是艺术家的土壤，没有它，艺术家开不出绚烂的花。另外一种说法，是说田导看着热闹，其实什么都做不了主，都得听方总的，向伟民更是个傀儡，让他干吗就干吗，今天是个跑腿儿的，明天还是个跑腿儿的。这话让两人听到，怎么会不恼火？田有鑫气得找向伟民发脾气，向伟民没人可找，只有自己对自己撒气，这几天来忧心忡忡，水果都少吃了几个。向伟民有吃水果的习惯，每天中午都要光顾小区门口的水果摊儿，有找他办事儿的找不到人，午饭前在这儿候着，一定等得到他。这几天他因为经费的事情忧心，水果摊都没有去，这下马上有消息传开，说向主任可能遇上事儿了。方敬业听到消息，先是不信，认为一个居委会主任能有多大事儿，但到底放心不下，又主动去居委会找了向伟民。向伟民，或者说整个居委会和方敬业的关系都很微妙，方敬业支持居委会工作，给了很多实际的帮助，大家都很感激，可这如同一柄双刃剑，居委会得到经济上的帮助，自主权就少了很多，并且时时要照顾方敬业的情绪，一些事都要按他的意愿来，这也让居委会的牢骚和意见有很多。

方敬业把居委会当做一个活动阵地，都是习性使然。他退休之后，活动范围变窄，一时间适应不了，刚开始他还去单位晃晃，到单位活动室或调研中心找人说话，大家当然对他很热情，但去的次数多了，人家就习以为常了，没有再表现出欢欣鼓舞之情，再说大家各人还有各人的工作，成天围着一个离休老头儿算怎么回事。方敬业前后一比较，免不了一番感慨，又觉得自己很无聊，还害得这些孩子小心翼翼，生怕被现任领导知道。他意识到自己可笑，就不再主动去单位那边了。别的地方他更加没法去，找朋友？也不可能天天和朋友泡在一起，再说他住的地方离以前的生活区域又很远，去一趟很不容易，所以后来他只有放下身段，向小区的老头儿们靠近了。好在他策略得当，没用多长时间，就在老头儿们中确立起领导的地位，生活又开始活灵活现了。期间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他又找到了一个有所作为的地方，可以让他用理论来指导实际，发挥他的运作才能。因为这个地方的工作最实际，他们是政府和百姓对接的入口，政府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开始着手实施，百姓的意见呢，从这里可以直接传达给政府。这里的工作最实际，所以也最需要理论来直接指导，方总有的是理论，他最适合这个。他和向伟民的关系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建立的。

上次因为义卖助学的事情，向伟民让居委会加了班，但是让这帮姐姐婶婶们加班，那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这几人加班工作没做多少，完事之后提的要求几乎把向伟民吓得不敢到居委会来。他手上的经费不足，年中时已经没剩下几个，年底还有几个活动要支出费用，所以现在一分钱不敢乱花。他的员工受欺骗干了活，却连盒盒饭

的福利都享受不到，想想加班时的良好愿望，再想到已经老着脸要求了那么多，最后连糖纸盒子都没见一方，真是失望加愤恨，还有恼羞成怒。向主任顶不住压力，于是自掏腰包去买了几箱水果，卖水果的小贩杜江涛见他今天买得特别多，问他有什么高兴事儿。向伟民心里窝火，就冲杜江涛发了顿牢骚，把林玲她们闹情绪的事情跟他说了。杜江涛随后向田有鑫报告了消息，田有鑫又把消息告诉了朱炳文，朱炳文把消息传开来，到了方敬业那里。方敬业那一阵刚刚在小区老头儿中确立威信，忽然觉得对这事儿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找了俩老头儿，买了一大堆东西去居委会看望大家。之后，他和居委会的联系就紧密了。居委会的工作他常常来指导，居委会也欢迎他来指导，每次大伙把问题谈到一个无法突破的高度，便一齐望着方总，由他来出招解题。居委会也由此得到了许多经费，工作开展方便多了。对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生活，方总也很照顾，他给外面的水果摊预支了一千块钱，吩咐午饭时间送水果进来。那会儿居委会的水果常常多到吃不完，为此还要开专会讨论，研究这些水果是要放在办公室慢慢吃？还是拿回家去慢慢吃？后来还是有赖方总给出的方案：愿意拿回家吃的就拿回家吃，愿意放在单位吃的就放在单位吃。不过他额外强调，要搞好人民群众的团结工作，往家搬水果时，不要被老头儿老太看到；放办公室的，注意清理好果皮果核，不要留下蛛丝马迹被人觉察。大家普遍对方总的深谋远虑表示赞许。

但水果不是白吃的，大家吃了水果，总要付出一些回报，他们给方总的回报就是无限的感激和无上的赞扬，这个不需要专会讨论，每个人都自学成材。感激来自心底而发乎表层，个个笑容差别不大，但是赞扬就要花心思了，这项工作最显功底，它直接体现个人的能力与素质。向伟民是一会之长，能力当然出众，他想到的招儿总是领先一步。他知道方总之前出过一本书，便想办法弄到一本，把里面的内容读熟，以后每次对话，有意无意露出一两句。方总格外惊喜。他的这本书，名字叫《大山的儿子》，是几年前他正当红时他的一个下属给出主意花心思弄的，后来《大山的儿子》渐渐远离人群，隐居起来，偶尔只有另一个时空中的他本人会和他进行一些心灵上的交流，没想到数年之后，又在这个地方遇到了熟人，当然惊喜交加。其余人不知道为什么方总会突然对向主任亲近，自然要分析清楚找到原因。他们中有的是好手，很快就知道了诀窍。这样一来，《大山的儿子》受邀又重出江湖，从历史的角落中走出来，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中。居委会人手一本“儿子”，学习氛围十分浓厚。现在他们倒是要常开专会讨论，比如明天请方总为书签名，要注意哪些事项，谁排第一个。有时开会还会起争执，比如对议程安排不满意，对排队顺序不赞同，比如有的认为基层员工应该排前面，这样能体现民主和气度；有的则不同意，认为领导还是要起表率作用，还是应该站在前面先接受签名；有的干脆要推翻整个程序，认为这样太刻意，说完全不必在这里排队，完全可以先安排一两个去方总家里索要签名，其余的只在办公室候着，方总自然会找过来，这样会显得更自然。总之，大家的心意方总全都明白，他反过来对大家表示感激，也觉得多了一些义务，认为有必要帮助大家全面系统

地了解这本书。他找向主任商量，推出了一个学习计划，一是由他作专门讲解，来解析书里面的重要精神，指出哪些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情节；一是居委会讨论学习，自发地形成对这本书的客观认识。两种方式叠加在一块儿，大家就有了任务，上班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干活了。有同事为了美观和谐，还从家里带了几本书来和“儿子”作伴，桌上有一摞书，就能摆成一排，不至于让“儿子”孤零零一个躺那儿落尘。之后方总时不时到居委会转转，抽查一两个人来问问。大家为应对检查，真的去翻看了几页，以备不时之需，在被点到的时候能对得上话。还有更认真的，看到方总过来也不起身，只顾自己看得认真，非得等方总过来，在面前站半天，还要拍一拍肩，才“哦”一声醒悟过来，在发出恍若隔世一样的感慨。大家的学习精神感动了方总，他决定与大家一起开一个专题讨论会，来研讨一下“儿子”的成长之路。谁知道研讨会上，“儿子”的读者让他大失所望，不光对答风马牛不相及，讲的内容也不知所云，要么就闭口不言，低着头摆弄手机。方总心里不舒服，但他认为原因是大家学习不得其法，没有找到窍门，同时学习的力度可能还不够，因此，他又找向主任，商量让大家每周末花半天时间过来一起集中学习。

向主任正好要找机会让方总赞助年末的活动，他当然同意，并把这项工作当做任务布置下去。居委会的姐姐婶婶们没想到演戏演过了，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头两次参加学习，还对方总笑容有加，再往后，就开始不痛快，尽找向主任的不是，拉着一张脸给他看，顺带着也让方总沾一沾晦气。并且她们之前延误的工作，拖到现在，还是得她们自己完成，并不因为拖一拖就没有了。该写的文件还是要写，大爷大妈们反映的事儿还是要有个交代，并且文件拖到现在上面还不高兴，还要催，大爷大妈看事情反映上去没个结果，也要闹，也要再反映的，这样上下一夹击，再加上当下的工作任务，里里外外就把她们搞得不胜其烦，哪里还有心思关心儿子孙子的成长故事。这里还不谈周周加班老公孩子的怨言，他们要是知道周末加班就为这点儿事，天知道会生气成什么样儿。

方敬业见大家情绪越来越冷淡，心里知道“儿子”免不了又一次要遭遇隐退的命运，但他比以前要通达一些，这一次不等滑到谷底就先自叫停，让自己有台阶下，也让事情不至于污烂收场。

可即使这样，他仍然还是去居委会，见了大家也客客气气，大家也还是和他说说笑笑，他有时也买点水果过来，大家还吃，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轻松自在了。他还是会给居委会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大家也听着，也不见做什么动作。他们都知道，他们之间失去了亲密无间的关系了，用流行一点儿的话说，就是回不去了。只有向伟民仍如往常，遇事儿还是会找他商量。前几天他和方敬业说了迎奥运文化建设工作中有几项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方敬业答应考虑考虑，说给想想办法，但几天过去一直不见动静，他还想着什么时候找个机会再提一提，没想到今天在舞台上，方敬业自己就提出来表了态。

队伍重新站好队形，向主任被请到舞台中间。台下的老头儿们看到最终选出来的指挥是居委会管群众工作的向伟民，开始议论起来，叫着问向主任手上拿的指挥棒是不是哪个女下属家的毛线针。田有鑫请大家安静，隆重介绍说向主任有过专业的指挥经验，曾在幼儿园期间担任过三次合唱指挥，他的表现值得期待。他这一介绍，大家果然更期待，都等着看向主任怎么扭身子。

可是还没等到向伟民挥胳膊，台下就笑得哈哈一片，连田有鑫也在台角笑出了声。这没来由的笑让队员们莫明其妙，方敬业也疑惑不解，他以为是不是向伟民的背后沾了什么东西，喊着让他转过来看一看。田有鑫连忙摇手，说不是向主任的问题，他招手请方总出来到前面来。方敬业看田有鑫笑得越发收不住，便让大家先停一停，他去看看怎么回事。

等他站到前面来一看，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这会儿在播放的是《黄河怨》的前奏音乐，《黄河怨》是一曲民族悲歌，讲的是艰苦时期的故事，那时候遍地饥荒，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只有离开家乡外出讨生活，曲中的主人公们应该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可是台上演员们好像一个个都隐藏着欢乐，透着一股想笑的劲儿，并且大家衣着光鲜，面透喜悦，完全看不到悲伤的影子。

方敬业看出道道，他请演员们严肃一点儿，不许笑，要有哀伤的感觉。有演员问，啥是哀伤的感觉，请方总给大家演示一个。其余人也说是是是，请方总给大家示范示范。田有鑫带头鼓掌，说好，有请方总给大伙哀伤一个。

方敬业做了几十年老总，没想到现在要转行做演员，有点不知所措，他突然想到可以请音乐学院的指挥老师来帮忙，可是看了一圈，老师又不知道去了哪里。坐得远的观众也从后排移到前面来，打算要近距离观赏他的表演。

等到老师再过来，已经是观众开始品评的环节了。朱炳文首先说，方总你这表演不对，这不是悲伤，这是吊脸子，是地主家的地主婆嫌饭不好吃在给媳妇脸色看。还有一位他的同伴也抢着说方总你不要耷拉着眉毛，跟招了倒霉似的，嘴也不要撅着，撅着嘴干什么呢，又不是受了什么委屈。总之方敬业第一次演戏就遭遇滑铁卢，大家伙普遍评价是不及格，从各位失望愤怒的情形上来看，如果要打分的话，估计能给出负分。

之后还是音乐学院的老师给大家作了示范，演员们听从指导，耳朵里只有黄河的涛声，脑子里装的全是抗战故事，神情果然肃穆许多。

到了朗诵部分，观众又笑场了，这一次他们明白无误地在笑前面朗诵的演员。这位演员体形比较富态，但是最有特点的还不是她的体形，而是她的面部表情，她现在在抗议大家对她的笑话，嘴巴撅着，气鼓鼓地一扭一扭揪衣角，她倒是真像朱炳文刚才提到的地主家的一分子——一个在生气的地主家的胖丫头。连向伟民这个一向说话不得罪人的人，都忍不住建议换个人算了，要不指挥的时候看到她，笑场了可不好办。

胖丫头还不服气，说胖怎么了，胖怎么了，胖就不能上台呀，我虽然胖，可是表



情多认真，你看，我多严肃，我眼睛瞪得多圆。

原来方敬业定她来朗诵，是因为她的积极性，她主动要求，并且普通话还不错，站前面稳稳当当，也还蛮有台风。现在看来这几个要素都不过硬，都容易被推翻。并且经过刚才那么一闹，对《黄河怨》的定位精神重新厘清后，她持有的几个优点反而成了直接的负面因素。方敬业也不再客气，三下两下就定下了另一个瘦干大妈来替代她。

经这么一阵折腾，时间快到晚上九点，老人们多半熬不了夜，几个刚才晚来的现在又早走了，其余人闹着要方总请吃夜宵，说都是他的节目害的，有几家家里头有老人参演的，老伴儿或孩子们也找过来了，也在一边陪着等候节目结束。全场只有杨萍仍然像新娘一样挺着精神，她的花郎们都风干了水分，耷拉叶子软了杆，蔫巴巴地歪在椅子上再挺不起来。田有鑫看看这一堆堆夕阳残火快要有掉下地平线的势头，突然想到由他们来演《黄河怨》这个节目肯定最合适。他担心出什么问题，本身他自己也最注重养生，极力反对熬夜的，他等方敬业那边出现暂停，过去跟他说明了意思。方敬业正在焦虑向伟民的指挥棒舞得不对路，正是急火旺盛的时候，听到田有鑫的建议，“蹭”一下扭过身子，看到台下东倒西歪已经溃不成军，才想到他们有好长一阵没有起哄了。

方敬业的合唱队员们受到观众情绪的影响，也早有了厌战情绪，他们现在趁这个暂停，主动瓦解了队伍，但大家还不敢散得太开，都是往左撤两步或者往右退两下，要不就是前后分开了一点儿，但这样已经足以把队形的整体性和严谨性丢弃掉了。现在他们想的大概一样，就是要让队伍表现出没有士气的样子，这样方总就不会再折腾了。

方敬业才一扭身的工夫，再回来，看到队伍已经自我瓦解，他是军人，知道从内部瓦解是最不可挽救的，军心一散，再有能耐的将军也无能为力。他再回过头，看到台下有几个睁着眼的，那意思也很明确，是巴巴地望着他早点儿结束。方敬业心中感慨一番，想想当兵那会儿，那是几天几夜不睡觉都有劲头啊。方敬业让田有鑫宣布结束，约定明天晚上七点再来。